

文庫

神守傳統 與 道教起源

吳銳著



東大圖書公司

神守傳統 與 道教起源

吳 銳 著

眾大圖書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神守傳統與道教起源 / 吳銳著. --初版一刷. --臺
北市：東大，2008
面； 公分. --(宗教文庫)

ISBN 978-957-19-2909-5 (平裝)

1. 原始宗教 2. 道教 3. 中國

215.82

97014058

◎ 神守傳統與道教起源

著作人 吳銳

責任編輯 蔡宜珍

美術設計 費顯喬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02)25006600

郵撥帳號 0107175-0

門市部 (復北店)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2008年9月

編號 E 23006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78-957-19-2909-5 (平裝)

<http://www.sanmin.com.tw> 三民網路書店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早在七千年前，中國先民就在陶器上彩繪「蒙面人」紋飾，在我看來其寓意是「天」，因為當時沒有文字，只好用紋飾表示，好比是嬰兒的咿啞學語，腦子裏的精神世界說不出來，只好形諸紋飾。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的人均壽命估計在二十多歲，他們在現實空間飽受艱辛，可是他們的精神空間充滿虔誠和敬畏。按照中國學術界主流的看法，商朝（西元前 1523—前 1027 年）先有「帝」的觀念，西周（西元前 1027—前 771 年）才有「天」的觀念，本人多年來一以貫之地反對這種說法。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對「天」字的解釋是「顛也」，也就是頭頂，因而有至高無上之意。頭頂以上的是天，古人的這一認識可以說非常合理。春秋時代（西元前 771—前 476 年）的人愛用「履后土而戴皇天」強調鄭重其事，頭上是皇天，腳下是后土。商周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上都有「天」字，就是刻鑄一個人的站立形象（）；又屢見「上下」，其實就是指天地。「上」是神的住所，「下」是人的住所；「上」是精神空間，「下」是現實空間。當猿人製作第一塊石器時，我們可以說他創造了「文明」，這是物質文明。他生存的空間，

我們可以稱為「現實空間」。人類的天性是不滿足於現實空間，而是力圖構築精神空間。如果猿人只滿足於吃飽喝足，那與動物何異？人號稱萬物之靈，我以為應當指具有創造精神空間的能力，可以作為區分人類和動物的標誌之一，應當給予高度評價。

那麼，信神而產生「神守」這種宗教社會實體也就不奇怪了，古代的部落首領也可以被稱作「神」。這些「神乎其神」的首領本來就是從巫師演變而來的。要成為一名巫師很不容易，需要很多方面的特異功能。《國語·楚語下》：「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澈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正因為巫覲充當民神之間的仲介，因此得到重要的委任。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Frazer, 1854–1941）指出，在巫術盛行時期，巫師作為最早的專業集團，作用和地位逐漸加強。為個人服務的個體巫術日趨削弱，晚起的致力於集團利益的公眾巫術越來越具有更大的影響。一旦一個特殊的巫師階層已經從社會中被分離出來並被委以安邦治國的重任之後，這些人便獲得日益增多的財富和權勢直到他們的領袖們脫穎而出，發展成為神聖的國王，他們同時也是宗教活動中的祭司①。因此，中國遠古的首領總是能與上天溝

① 參見：弗雷澤，《金枝》上冊，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年，第93–95頁。

通。如《尚書·堯典》一開始就讚揚帝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的不同凡響。這裏的「上下」應指天地。堯作為聖王，固負有溝通天地的任務。帝堯去世之後，舜繼位，他任命夔掌管音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能處理好上下（神人）關係的，只能是聖人。堯舜就是這樣的聖人，因此堯舜時代被後世奉為黃金時代、大同社會。孔子是祖述堯舜的，因此被後世奉為萬世師表。

隨著農業的發展，社會組織的日益複雜，到了夏代（西元前 1994—前 1523 年），從宗教社會實體分化出王權國家。宋代學者如鄭樵、馬端臨從「天事」（宗教）、「民事」的角度區分夏代前後的歷史，真正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本人在一系列論著②中指出，如果我們以國家（state）的誕生作為進入文明（civilization）時代的標誌，那麼，在進入國家之前，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都獨立存在過類似梵蒂岡式的宗教社會實體，用中國古典術語，可概括為「神守」，其文化傳統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西元前 5000—前 3000 年）；後來從梵蒂岡式的宗教社會實體分化出義大利式的王權國家，用中國古典術語，可概括為「社稷守」。直到 1896 年，日本泊園書院

② 參見：《神守、社稷守考》，日本「中國出土資料研究會」主辦《中國出土資料研究》創刊號，1997 年；《從神守社稷守的分化看黃帝開創五千年文明史說》，吳銳等編《古史考》第八卷，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年。

山長藤澤南嶽（1842–1920）還在提倡「祭政一致」、「神守一體」。在文明的初始階段，對「神」的信仰起到了很大的維繫作用。

商周二朝已經是王權國家，王權高於神權。但人們常在自己的族名前冠以「天」字，可見對天的敬畏。可是，開國之君成湯的大臣伊尹「格於皇天」，太戊時的大臣伊陟、臣扈「格於上帝」。有了他們的輔佐，「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③「格於上帝」，文法上與堯「格於上下」相同。西周早期青銅器《令彝》，銘文出現「明保」，大部分學者認為是周公的兒子，只有楊向奎先生認為是周公，本人同意楊先生的解釋，進而認為西周存在大祭司和國王兩套權力系統，類似當今的伊朗。周公可能是成王朝的大祭司，故稱「明保」，「明保」等於說神保、靈保、天保、聖保。大祭司由於握有重權，故能在非常時期攝政當國，周公是也。秦漢以降，王權獨大，大祭司銷聲匿跡，不可能再形成一種制約王權的勢力。可是漢代的大臣、尤其是丞相負有「調和陰陽」的重任，一旦陰陽不調，出現災異，必然拿丞相開刀，或被免職，或被處死，或被暗示自裁。這可以看作是商周兩套權力系統遺留的蛛絲馬跡。這是中國內地的情況。由於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神守傳統濃厚的則發展為政教合一的政權，例如在第十四世達賴喇嘛1959年流亡印度之前，西藏還是政教合一，達賴喇嘛

^③ 《尚書·君奭》。

既是宗教領袖也是行政領袖。可資比較的是，當今的伊朗也是政教合一，宗教領袖的權力大大高於總統。另外，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兩套權力系統：黨政不分，黨高於政。

以上是宗教產生的歷程。生活在現實空間的人不滿足於現實空間，而是另外構想精神空間，必然產生宗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道教直接延續了仰韶文化以來的神守傳統，至遲在東漢初年（西元 41 年之前）就形成了。這就是本書闡述的中心內容。道教的文化傳統當然不只仰韶文化。我認為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形成了六個精神文明中心：

第一個當然是仰韶文化，以渭水流域為核心，以魚為圖騰，發展為夏、周兩個朝代。周族發祥於渭水流域之岐山，隨著向東方擴張的進程，以今天的洛陽為「土中」（天地的中心），洛陽成為華夏族的聖城。

第二個是岷江流域，也就是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大地震一帶，先民以崑崙為宇宙的中心，與「中國」有著截然不同的宇宙觀，崑崙可能就是岷山的主峰。

第三個是以山東泰山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它的主人我認為是《尚書·禹貢》中的冀州鳥夷族。

第四個是內蒙古、遼寧等地的紅山文化，深受仰韶文化的影响，「女神廟」等遺跡遺物引人矚目。

第五個是湖北省天門市的石家河文化，出現類似後世「太極圖」的紋飾，可能與三苗族有關。

第六個是以太湖為中心的良渚文化，採用類似「微雕」的技術在玉器上刻劃神秘紋飾，考古學者稱為「神徽」，我認為是表現鳥圖騰。良渚文化的主人我認為是《尚書·禹貢》中的揚州鳥夷族。

這六個精神文明中心形成的時候，中國還處在無文字時期，但文化傳統沒有斷絕，其中一些成分被道教吸收。例如古人相信人死之後魂歸泰山，道教對這種信仰因勢利導，稱泰山神為「泰山君」、「泰山府君」。

漢武帝結束了祭祀和王權兩套權力系統，可是獨尊儒術的結果，讓「道統」說坐大。儒家經典《禮記·中庸》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已經有隱括道統之意。西漢末年讖緯盛行，把孔子塑造為有德無位的「素王」。「素」是空的意思，「素王」即精神領袖，也即儒家的教主。於是古老的祭祀和王權兩套權力系統演變為「治統」（王權）和「道統」兩套權力系統，皇帝和儒家既互相利用，同時也存在緊張性，二者的消長起伏一直伴隨到清朝。1949年之後，儒家受到激烈批判，儒家道統被代之以馬（馬克思）、恩（恩格斯）、列（列寧）、史（史達林）、毛（毛澤東）的紅色道統。而宗教被宣布為麻醉人民的鴉片，「治統」和「道統」的緊張性得到了根本解決。

1990年10月，我第一次給楊向奎先生寫信請教神守問題，遂訂忘年之交。從1994年開始給先生當助手，直到先生

2000年歸道山。1933年到1934年，楊先生尚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奉他的老師顧頡剛之命合寫《三皇考》，翻完了一部《道藏》。1996年，先生提出自然空間、理性空間兩種「人生境界論」，極具方法論意義。後來我執行編輯《古史考》，第八卷就叫《神守社稷守》。承蒙三民書局約稿，我當時忙於編輯《古史考》九卷、修訂《古史辨》七冊，耽誤了交稿，自己又極不擅長寫通俗作品，勉為其難地寫成這樣一本小冊子，非常感謝三民書局的耐心等候和編輯的細緻加工。

神守傳統與道教起源

目 次

自 序

第一章	神秘主義：石器時代偉大的精神創造	1
第二章	遠古的「梵蒂岡」和商周的天朝小國	29
第三章	為什麼宗教只能抑制不能消滅	45
第四章	秦漢神守傳統的復活	69
第五章	道教起源的外因	85
第六章	道教內容的完備及其繼承性	101
第七章	將《老子》納入道教經典：道教的英明決策	125
第八章	結 語	147

第一章

神秘主義：石器時代偉大的精神創造



當猿人製作第一塊石器時，我們可以說他創造了「文明」，這是物質文明。他生存的空間，我們可以稱為「現實空間」。人類的天性是不滿足於現實空間，而力圖構築精神空間。如果猿人只滿足於吃飽喝足，那與動物何異？人號稱萬物之靈，我看應當指具有創造精神空間的能力。一切神秘主義以及隨後的宗教是先民不滿足於生活的現實空間，試圖探索精神空間的一項創造，可以作為區分人類和動物的標誌之一。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關於它的起源，當然只能從產生它的土地上著眼。一般來說，「土生土長」是指：由中國人創立並在中國這個地域發展壯大。本書在這一理解之外，再強調一層道教的「土生土長」，即思想的繼承，這需要從「神守」說起。站在前賢的肩膀上，我嘗試在本書提出一個新見解：中國上古長期存在一種類似今天梵蒂岡那樣的純宗教實體——神守，即使在夏代及其以後出現了王權國家，但是還沒有跨入國家門檻的神守仍比比皆是，神守傳統不曾中斷。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思想高峰容易掩蓋這種神守傳統，而隨著秦漢專制主義統治的強化，思想領域出現退潮，神守傳統反而很容易看清。道教的真正起源就是這種神守傳統，而神守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

當猿人製作第一塊石器時，我們可以說他創造了「文明」，這是物質文明。他生存的空間，我們可以稱為「現實空間」。人類的天性是不滿足於現實空間，而力圖構築精神空間。這種精神空間可以是藝術的，如法國舊石器時代洞穴裏的繪畫；也可以是虛幻的，最明顯的是宗教。如果猿人只滿足於吃飽喝足，那與動物何異？人號稱萬物之靈，我看應當指具有創造精神空間的能力。一切神秘主義以及隨後的宗教是先民不滿足於生活的現實空間，試圖探索精神空間的一項創造，可以作為區分人類和動物的標誌之一。

而且科學的萌芽，神秘主義也是先導。可以設想，在遠古時代，人們控制自然的能力還十分微弱，時時面臨著生存

的危機，人們為了獲得食物或者為了消除疾病，發明了五花八門的神秘主義，求得對個人的好處；當群體逐步壯大，有些事情，比如祈求良好的天氣以保證作物豐收，變成了大家共同的事務，就有必要以專門的巫師來處理，而不必人人都來施行相同的神秘主義。在中國傳統文獻裏，一致把遠古的巫師記作頂尖的智識階層，他們不是騙子。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 (J. G. Frazer, 1854–1941) 認為不可忽視迷信的作用，他甘願充當魔鬼的律師，為迷信辯護。他認為迷信有下列作用：

第一，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時間內，迷信加強了人們對統治機構，特別是君主政體政府的尊重，從而大有助於社會秩序的建立和延續。

第二，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時期內，迷信加強了人們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從而大有助於建立財產占有的保障。

第三，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時期內，迷信加強了人們對婚姻的尊重，從而大有助於在已婚和未婚中建立更為嚴格的兩性道德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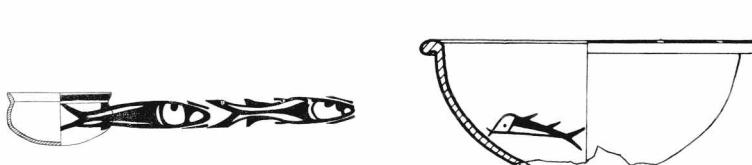
第四，在某些特定的部族和特定的時期內，迷信加強了人們對生命的尊重，從而大有助於建立人身安全保障①。

從歷史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大致是由採集狩獵文明到農業文明再到工業文明發展，我們一定能說這是一條必經之路嗎？實際未必。對於有的人來說，假如樹上有足夠的果實供

① 參見：弗雷澤，《魔鬼的律師》，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2頁。

我採集，何必去開發農業？人作為社會中的人，由舊石器時代分散的團隊 (band) 發展到新石器時代的酋邦 (chiefdom)、氏族 (tribe)，由等級社會（分層社會）孕育出國家 (state)，社會實體的結構由簡單到複雜。現實空間與精神空間交叉雜揉。精神生活的日益豐富，給超現實的空間增添了無窮的神秘色彩。最初，人們想像人類社會以外的宇宙也像人類社會一樣有「宇宙員警」維護秩序，「宇宙員警」都受上帝的操縱。要解決現實的問題，向上帝求助被認為是很自然的事情。以後社會的進步，也不是以削弱上帝的影響為惟一尺度。

雖然中國的舊石器時代有一二百萬年的歷史，精神空間還很稀薄。按人類發展的通例，以農業為標誌的新石器時代大約開始於距今一萬年前。就中國而論，距今七千到五千年之間的仰韶時代，農業文明初具規模。緊接著的龍山時代（距今五千到四千年），已經是產生國家的前夜。從仰韶時代到龍山時代三千年間，正是梵蒂岡式的神守組織出現和發展的時期。



1

2

圖 1 陝西漢水流域仰韶文化魚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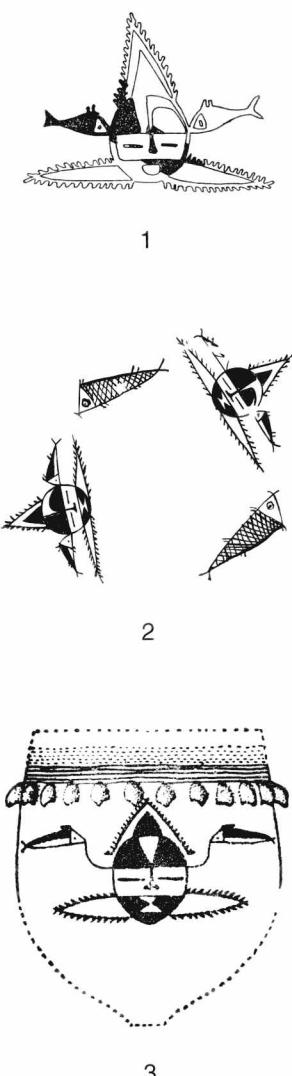


圖 2 陝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魚紋

大陸考古學家對仰韶文化的研究可以說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仰韶文化彩陶上精美絕倫的魚紋早已馳名中外，大部分是寫實的。（圖 1）

美中不足的是對諸如圖 2 中的紋飾沒有提出滿意的解釋。我認為這是一種神秘人面和魚紋的組合，表達的是一種「神魚」或者「天魚」觀念，因為當時沒有文字，只好用這種圖畫來表示。到了有文字的時代，就好辦了，例如《甲骨文合集》第 21470 片出現沒有釋讀的字（圖 3-1 之右），我認為這是「天魚」二字的合文（上下組合），也就是說，仰韶文化人面魚紋的人面到了有文字的時代，固定為「天」字，字形還是人站立之形，仰韶文化的魚紋到了有文字的時代，固定為「魚」字，可圖示如圖 3-1。甚至到了商周青銅器上，「魚」字經常用象形表示（圖 3-3）。

甲骨文中的「天魚」並非孤例，